

楓軒稿

173

23

6

二



遊筑波山記 附鮑子港記



筑波山者常陸之望也故又呼曰常山余奉治民之
 命移紅葉村也筑波在其西千仞兀立巍然障大海
 常陸國志曰上古東海逆流國中為海及山下因
 山高克捍海波如隄防然故號築波后人訛為筑波
 數十里外望之紫氣浮動鬱鬱葱葱其象雄偉固宜
 為羣岳之宗也東方發生之地山為之主故每天早
 祈雨則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槁苗淳然興之矣嗚呼
 盛矣哉大矣哉山之靈而澤之膏也余嘗欲上其山
 拜其靈而不果者數年今茲戊寅文化十年與弟正身
 入江忠謀同行正身之家在水戶城東第三街先來

宿于此約明早俱發時三月十日也

十一日晨食晚發余所携若黨一人僕一人耳過吉田祠邊天初明至丹下原見連岳如波濤筑波挺立天半正身喜曰山在近今日必跋其巔不亦快哉從鯉溪村過隨分附住吉下土師村至岩間村即古所謂茨城郡石間鄉也飲酒店問途主人曰從泉山躡巒涉嶠可也即估鄉導夫先上泉山山在泉坪故名焉按地以坪名者三國志註有剡兒坪岡高十八町朝典彙有濃城桑坪其他亦有之六尺為町間六町為町下做此每町有石標道漸險步頗艱抵十町有茶店置木榻每月朔人詣者多矣故設焉姑息于

此下瞰南有高濱玉里霞浦東洞沼海老澤石崎歷可數焉既而上磴道磴道凡百餘級有銅華表愛宕祠尤壯麗題柱彫梅花古雅可愛一拜畢踰巒過險龍脊上甚難行恐失足也余壯時經岐蘇棧道殊不為意強弩之末勢不能入魯縞徒歎老之至耳矣戶男體山比泉山高加一層古昔南北之亂有小田五郎者勤王保守此山城墟今猶存矣行二里許三里町為一出瓦谷村四面疊嶂翠嶺中有村落秀色環抱桃花盛開實小桃源也有馬道家之言者元鑾嘗來居原南陽塾學醫方就翠軒先生問文故余識

其人而今聞其既沒問其嗣絕矣小見村太田村有善光寺中戶村大增村有石橋呼曰新治十日橋其名聞于京師云未知何故焉村在加波山下然足疲不能攀高即宿此

十二日昨日問路於瓦谷人曰經加波足尾至筑波不過三里至此再問則七里而遠路尤險惡此平路十里猶難矣悔其被欺拂曉治裝待鄉導而發直上加波山又有榜示青樹翠蔓蔭翳翳路不甚險行數町漸覺其峻山徑皆緣石行幽泉琮琤若鳴珮環於脩竹間息喘則俯而掬飲之山高三十六町雖行

艱不敢撓即至其巔拜大權現有二僧坊頗弘敞泊旅客浴湯食厨皆備悔昨宵不宿焉既而上磴通詣興院拜三社兄弟題名便道南下有巨石其貌如三石人故號三尊石又有二巨石相對而立呼曰飛石曰躍石相距十數步相傳古昔有人祈神飛躍而下其吉凶者近時大增村有惡漢乘醉飛躍誤墮中間損其腰脚扶舁歸家云嗚呼民之愚詣鬼神犯危險有至傷其身者豈神戒之邪後之人無復蹈其轍可也又有一僧房泊旅客姑休于此西北開豁遙見日光山中間無遮眼者有二少年學擊劍者視之其術

未熟殆如兒戲也。豈倣源義經學技於鞍馬山邪。益見其拙而陋矣。余初謂從加波至足尾。涉巔踰雲行。不意二山特立下而又上。意甚倦而下山尤急。既無藤葛可攀。途僅尺許。足欲失者數次。旁睨之。瞻欲落。幸無恙而下。漸就遙遷。行數町有茶店。皆休于此。轉上足尾山。足尾又作蘆穗。萬葉集所謂安之保夜麻是也。高三十五町。比加波不甚險。顏曰日本最初足尾山大確現。眼下有真壁町。人烟頗盛。南下有瀑泉。名一瀧。晏不動像。上曾村有蓮藏院。聖德太子堂。又倩鄉尊夫。訪西光寺。高十五町。路甚險。故俗呼曰峯。

寺觀音堂。摸京清水有舞臺。臨懸崖。遙望數十里。山水奇絕。非清水所能及。可謂青出於藍。青於藍也。午食於吉生村。村醪雖不醇。亦一酌而去。傍山腹行一里許。到湯袋。屬村小有戶十六。水甚潔。渴而飲之。前者上加波足尾至山麓。既有傍示。訖波則不然。漸高漸進。省十町許。初記一二町。其高可知也。蓋湯袋非正路。故上自此迴至東。草木花卉多。不知名者。行數町始與正路合。路尤險。非加波足尾可比焉。然久欲上此山。今而來。故意氣不敢屈躍。進時烈風俄起。皆將倒。障巨石避之。避而進。進又避。初達歡喜天。有小

屋賣茶、洪鐘委地、相傳自龍宮獻之、無有銘識、不知
何時物、然有險如此、引巨鐘至此、謂神所為、亦可也。
自是收上陰陽峯、仰望之、双峯直立、殆如登天、先攀
陰峯、巖、維石累、峙立、步過其間、上倚絕壁、下臨
無際路、絕則有梯、幹而通之、峻則有鐵紐而攀之、足
一失、則身墮粉、為之心悸、氣喘耳、前者唱呼、後者呼
喝、增氣加力、始達巔、度甫拜山靈、立石上一瞬、千里
丘岳皆如兒孫、疑身在飛仙之中、是幸、天晴、誦古歌
述志、萬葉集、今日再何如、得及沉眺望久之、心身詩
曰、石梯萬仞、踏雲長寸步、更疑天半行、初識登臨、連

岳小、雙峯高、對是陰陽、予曰、名嶽鎮東海、攀登何所
求、願藉山靈力、膏雨過一州、既而向陽峯、途甚險、有
怪巖、則呼何佛、有奇石、則稱何神、殆應接不暇、使人
殺風景耳、時煙靄為障、僅特望正西、有山色如黛、即真
髮之巔也、有從陽峯來者、問之高、崎人也、上野川越人
也、武問如秩父險、何谷、豈能敵此嶺之半哉、皆賞歎
而去、至此、我僕痛矣、特鄉導擔夫、不少屈、猶往平路、
予賞之曰、詩所謂不輸、再載踰絕險、汝有矣、行數町、
初得坦處、有二三茶店、時日斜、店主入治裝、將歸去、
見予輩曰、陽峯距此不遠、姑待、公等歸來、皆喜、既行

李攀陽峯非險如陰峯一拜而歸店主人薦茶齏糕
皆喜喫之主人曰在昔此山國造大祢宜所管也當
慶長中無子以小田氏次子八郎者為嗣以黨大段
得罪奪其職其叔父筑波大膳在家臣松山長九郎
家以元和五六年沒長九郎即僕之先也自是後山
中皆為僧徒所有僅存神領之名耳所祀非弥陀地
藏則觀音勢至豈非可歎之甚哉按筑波山名神載
在祀典國造子孫相襲奉祀傳至慶長中黨非類絕
嗣惜哉蓋亦神意也而名神改稱大權現浮屠之所
為實可憎也若在我封域中義公必復古豈不惜

哉既下山一二町日沒山間暗黑足不知所蹈幸而
月出然森蒼叢蔚參天蔽明惟恐失步不知有佳處
忽聞流水琮々而鳴即無水瀨川也逆旅主人來迎
即投宿其家
十三日歷觀諸勝知足院揭示功令三條尾曰天正
十八年五月日御朱印蓋豐臣關白征北條氏時所
賜也扁門曰中禪寺觀音堂莊嚴之美冠于近境
大猷公所修造故俗呼曰大御堂山下人烟繁密舊
有千戶今減其半云過神郡村大貫村中管間村涉
櫻川水清潔可愛而小流不容一舸至洞下宿街有

石像不動其貌古雅蓋數百年物也。高道祖村多垂
枝櫻皆合抱巨株花亂如雪有常願寺取道堀籠村
出下喜田町有雲光寺經平沼新田大越村至大寶
祥八幡宮廟宇嚴然香花甚盛有舊鐘銘文有嘉慶
享德二號有湖其廣濶比仙坡而稍大仙坡在水蓋
萬葉集所謂新治鳥羽淡海是也。又出大越田町過
水守原是古沅波郡水主鄉今屬新治郡大塚氏嘗
居此故稱三漏平大夫宿大曾根村亦古大苑鄉是
夜雨

十四日衝雨發經栗原新田即古新治郡栗原鄉也

從中根大村飯田村出上浦訪真鍋延應寺汲的井
水飲之按風土記曰信太郡北十里碓井者或是耶
過中貫稻台府中竹原至片倉驛屬吏家僕來迎即
歸紅葉村

附鉤港記

余每夏秋檢西木必航于霞浦故熟西北諸浦而未
嘗觀鉤子港今茲辛卯文政三年夏四月廿六日巡視諸
村宿牛堀村明日舟行到津宮面竹惣窪木翁之名
清沢俗稱太郎衛門世居于此學博多通行誼甚高
余嘗創聖廟於延方村屈請為教師故往謝其勞津

宮距牛堀舟行三里有大華表立于水中詣香取明
神省皆泊于此猶鹿島大船津有華表也其地屬下
總香取郡小笠原安房守所領村長迎謁導余至竹
惣緩語移晷既而拜香取明神翁同行指示諸勝訪
神宮寺觀古鐘勒文曰奉縣總州香取大神宮寺大
鐘一口大且那周防守宗廣大工秦景重于時至德
三年丙寅十月日敬白神人有教戶華表前左右有
大祢宜大宮司宅其他亦有富室門前有榜相撲行
事者問之曰輪年掌相撲祭者也相撲讀如音其義
無知者按朝儀有相撲郎會豈祭事倣之遂失其義

耶近時本居宣長有經津主武甕二神異名同體之
說神人小杯舍人辯駁之云予於舍人有一面之識
欲訪其家叩其說而日晡故不果焉辭翁舟行至延
方村鹿島大宮司嶋石及大祝融來訪蓋鹿島神
人有三職三座高座社家三職者大宮司惣大行事
當祢宜也三座者大祢宜大祝和日祝也大宮司所
領三百石大祝四十石又鳥居元忠所寄附田八十石
在塚原村大祝併領之云是夜欲開舟至鉏港故二
人辭去治裝從地蔵岸駕舟夜既三更村長輩請同
行不許所拉屬吏二人家僕三人身其他在延方待

歸天暗不知所往一任舟子所為臥在蓬牕中枕下
唯聞澆濤聲舟人呼曰有火球浮水面余嘗航波逆
江日既沒數里外見圓光雖知舟子不欺我寐不及
觀焉東坡遊金山寺詩曰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
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山栖鳥驚張然
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仙竟何物即此類也舟人曰霞
浦三叉江風雨夜多見火名曰火車其大可知也既
而泊舟待夜明推篷纖月將落水而微颺蕭蕭蒼
頗有興致而從者皆寢即又入篷底而臥夜將曉余
眼先覺出望東方漸白華表屹立水中多繫虛艇即

息洲祠也所謂息洲瓶在水中屬吏以下皆起上陸
詣神祠余嘗所經過故不拜焉解纜順流下到真崎
舟人薦餉烹大烹司所贈鮮魚味甚美自是左右歷
可教北則常陸有高濱石神荻原南屬下縣有船山
笹川應接不暇而雨屢降掩篷避之止則出首窺焉
忽見北岸沙漠蜿蜒無隻舫者二許里六町所謂鹿
島砂山是也午時雨息舟子皆濕泊舟松岸休于鹿
島屋名志食頃雨晴出觀諸勝舟子為鄉導長倉本
町有土坡東願寺八幡宮今宮町有戲場稱妻太夫
者到大慈寺問清人墓寺主自導至墓非清人碑而

題曰琉球人玉城墓。寬政十戊午年三月十日。又訪
威德寺有二碑。一曰清故江蘇無錫縣張元林之墓。
文化四年。漂流至下總鉦子港。病死。葬威德寺。一曰
清故福建同安縣陳氏使之墓。陳純使與元林等同
采病死。葬威德寺。三月十一日沒。文化四年四月穀
旦立。親鸞之徒有寶滿寺。法念之末淨國寺。並大浮
屠近地。無其比。嚮者有妖僧德本。來說法惑衆。淨國
有石柱。高丈許。彫其所書阿彌陀佛。惡札使人嘔吐。
妙見堂。壯嚴華麗。葺以銅瓦。棟題彫刻。甚巧。祈病者
數人。踴躍頂禮。擊鼓有節。皆唱南無妙法蓮花經。香

花之盛。是為第一。飯沼觀音。亦巨刹也。縱橫街衢。狹
斜相通。商家漁戶。比屋鱗次。殆如都會。而屋瓦皆壯
礪。殼遠望之。皚皚如雪。余嘗遊京畿諸州。未見如此
者。既而觀海口。怪巖突起水上。若熊若羆者。凡三。其
他潮勢所暴怒。嚙其涯。犬牙差互。寧為奇狀者。不知
其幾許。水流至此。狹隘。巨舶出入。非老舟楫。知暗礁
者。不能無覆沒之患。是所以得鉦港之名也。其外則
渺々蒼々。無際無涯。不知其幾千萬里。所謂大東洋
也。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觀水有術。必觀其濶。信
哉。明日發舟。歸延方村。宿矢幡村。

恒軒先生遺稿叙

余嘗西遊路過伊洛得識東河原章田牧田以下諸

恒軒東居及中西西村詩

賢也爾後書牘往來締交千里三十年于今而諸賢

前後凋謝松柏僅存者中西西村西賢耳恒軒東居

角田四

以乙亥歲沒今茲已卯門人孫福河崎石田三子及

稿

無姓角田在京東其遺謀上不使余題其首當今名

公鉅家世不乏其人而題言之需于余者何也蓋伊

洛之為地風俗淳厚交誼尤深矣人要不忘平生之

言諸賢不^我過棄我亦足以視其一端而孫福二三子

之舉可謂善繼善述者恒軒為人敦直儉節學博而

材優發言為文寫情為詩不愧古作者世讀斯集者
自知之嗚呼人生百生萍水相逢匹馬孤帆過之不
還恒軒既為泉下之人余特讀是編覺其形影彷彿
入夢寐耳

文政二年冬十月

水戶小宮山昌秀題

常陸物產誌序

先友高野子隱博覽多通少壯業醫刻意方書物產
之學而不幸短命死至今每一相思無不憾且愴也
頃其內弟木內伯斐來訪予廬見其容止進退彷彿
子隱又出其所著常陸物產誌乞正予受讀之引證
該博文辭富贍亦何似子隱之甚也世多貴耳賤目
伯斐則不然吾常陸所產金石草木禽獸魚多採摭
不遺網羅必得言所不盡罔以蔽之其形質殆逼真
如目視其貌耳聞其聲草木花葉風搖香來亦何妙
凡本州諸書所載物品多產于此地予平日視以為

草莽塵芥亦有療病輔治者皆得伯斐而顯其用也
觀物之顯晦得失在知不知之間耳予年殆六十伯
斐少予數歲其居之相距亦僅數里未嘗知其學之
廣博如此何怪不知草莽塵芥中有有用之物或楚
山之璞不逢卞和氏之知則不能發其光終無異瓦
礫也焉知無人抱贖世材而隱版築魚鹽之中者予
予讀此書而益覺知人之難也蓋伯斐之學不止此
書而予之得伯斐猶見子隱再生也故喜而書

讀弟子傳

小宮山昌秀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也信哉言司馬遷古之良
史也其言宜無無踈謬而如弟子傳可疑者不一而
足矣子路則曰蕢臯與孔悝登臺請得而殺之當此
時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猶可言也莊公質孔悝
其不釋明矣政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得安
所容身乎蕢子古文夫子嘗謂子路不從我父與君安有
此事哉寧我則曰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也寧我之
賢列四科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蓋田
恒之亂與闕止爭政闕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

而寧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寧我信與、田恒之
亂既穢、簡公誰族、寧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古史子貢
則曰、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孔子曰、已所
不欲、勿施于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
亡、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也、子貢賢弟子也、固不
宜至于此、石曰、孔子使之也、王安石公伯僚則說、怨之
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義止、然列之弟
子、有若則曰、孔子既沒、弟子以顏、顓、孔子師之、及問
而不能答、乃作去之、夫以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
極歎、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

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
多矣。古史諸弟子欲師有若、曾子不可而止、孟子既
有明文、而不取之、何疎略之甚哉、公孫龍則曰、字子
石、少孔子五十一歲、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
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曰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知
錄兒而請行、何不進之、且必無此事也、是皆古人有
成說、雖子遷復生、不能保其短也、七十子親浴聖教、
身通六藝、為天下後世之標準、傳其事、豈容易哉、子
遷、良史也、然其訛如此、況於後世執史筆者耶、修史
傳千載大業也、然其人與骨皆既朽矣、有具眼者、必

知其訛也。夫人之於世，誰無過失。過而不改，失而不悔，吾之歸非距諫。小則受侮取辱，大則傷身及親也。小人在下，猶然。況在上君子乎？故顏子不復過。夫子稱其好學，嗚呼可畏哉！

石川安貞讀書正誤曰：顏淵孔門高足，曾子傳道本宗，故論語中弟子謹記其終。由是觀之，則子疾病二章亦記聖人之終也。乃知子路卒在夫子後也。史儒林傳自孔子卒後，子路居衛是其徵也。知左氏公羊記檀弓孔子世家所記謬傳也。伯夷傳所謂稽信於六藝，亘哉是米長熙說也。似有理，故書備學者考。

韓信論

小宮山昌秀

吾聞物之靈，莫若龍焉。然古者有夢龍氏者，能馴養之。及後世失其道，莫有能致之者。人間有能馴養之者，則莫不驚且怪也。古昔聖王之御世也，必有良輔弼。若伊傅周召者，出焉之用也。及後世未聞有其人也。吾讀淮陰侯傳，喜其得君竭材，而惜其不全終也。韓信淮陰布衣，不遭高帝，則不能展其材略也。高帝不得信，則不能并楚爭天下也。君臣之際，可謂相得也。然不全其終者，何也？蓋古之聖人，司牧斯民也，其心公大正明，無意私天下之富也。故無有所忌矣。後

世之人主則不然苟得之則恐失之故有材者被忌
有謀者被疑野獸已盡而良狗烹是以功臣保其銛
者殆少矣功之多者忌之亦尤嗚呼若信者危哉况
平齊請假王帝之忌心未嘗不緣此而萌也大史公
曰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廢矣豈可
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焉其或然豈其然耶
蕭相國留侯其親信非淮陰之比然皆以智計僅全
其軀子孫後裔寒無聞焉其他黥布彭越之徒皆
不免焉史稱高帝寬仁大度吾未之信也韓信知兵
者也通孫吳之書囊沙背水衆不能知而特信知

之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危是以論楚漢成敗如
指諸掌也豈不知高祖天授非人力所能及乎方其
斬悔不用蒯通之計未嘗叛漢也明矣而不少貸遂
夷其三族嗚呼甚矣慘哉夫龍靈物也能興雲降雨
然得其道則馴養之籠絡之雖韓信材略掩世用兵
多益辦苟駕御得道則其意不過欲比周召太公
傳茅土於子孫耳孔子曰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
忠若高祖欲則先王興禮樂使斯民為堯舜之民則
傑豪若信者亦去介冑服冠冕把笏周旋廟堂之上
都喻吁咈有若典謨所載者豈不樂哉何疑何忌之

有予故曰若使高帝聞道則三王不足為四五帝不
足為六也。縱使韓信之徒不能比周召太公也。豈至
受無罪之誅。取滅族之禍乎。予之惜其不令終者。豈
啻韓信而已哉。

水戶地志序

在昔義公命史臣迂隆撰常陸國誌其稿初成會有
編史之事局務繁未暇再訂姑藏任秘府而今誤
出人間傳播四方而讀者限其多訛謬也試言其一
二水戶城曰上世大塚氏始築累世在此按自平國
香島常陸大塚子孫世其職遂稱大塚氏而其所居
在水守見于侍門記其地屬新治郡故稱水漏平太夫後移多氣
今筑波郡號多氣平太夫或稱多氣權守見于大當
北條是也源賴朝執兵權罪多氣義幹收其所領筑波郡南郡
北郡與其族馬場資幹見于自是而後資幹子孫為東鑑

大塚在府中因稱府中大塚見于鎌倉大草紙若大塚氏累世在水戶宜稱水戶而世稱水守多氣府中則具不
在水戶明矣水戶城古者未有聞焉其地在古田鄉
今羅城屬故舊稱之古田見于山縣志蓋大塚族古田
常磐鄉氏所居也其人頗巨豪多支族矣見于大塚系圖若具人在
古田大塚居水戶相距僅咫尺方江戶氏襲水戶城
河無間出一卒而援之邪曰是考之為江戶氏所逐
者即古田氏古田氏亦大塚族故世呼曰大塚修春
者終過聽也已蓋間城曰天正十八年蒲生氏鄉封
笠間居十一年慶長六年封會津按氏鄉者大諸侯

未嘗封笠間也天正十八年封陸奥十七郡居會津
城文祿四年卒子秀行嗣慶長四年移宇都宮笠間
在其域中故使其家臣蒲生源左衛門居焉見于正西物語
山人軍稱蒲生殿故作者誤認為氏鄉也其他如多
氣致幹女通源賴義生子而書通源賴義群馬丹波
處刑而書自殺高倉宮未嘗為親王而書親王鐵利
者地名而註書郭海使人名指不暇屈也近時吾黨
有高倉逸齋著水戶溫故錄栗田維良事蹟雜纂引
證該博共為巨帙足以補國語之闕而漫錄無統紀
又如赤水長久保翁常北遺聞中山信名南常勝縣

屬本內政章常陸物產志釋西天常陸僧史各錄所
見從其所好譬猶管中窺豹時見一斑也翠軒先生
疾其如此命侍者著水戶地志欲剪其繁蕪正其訛
誤集其書而成之使讀者無憾也故先命吾徒序其
由如此

文政四年辛巳夏五月六日

楓軒小宮山昌秀撰

大江匡房著菅崎宮記僧喬然學於宋國卜部懷賢
釋日本紀皆曰傳漢字昉于應神天皇時也吾意恐
不然史稱應神天皇十五年百濟王遣阿直岐貢
良馬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天皇問阿直岐有博士
勝汝者耶對曰有五仁者即徵之太子師王仁莫不
通達焉若前此無文字則何得傳經典無經典則何
得讀之太子雖明敏何處能通達焉吾聞上古之時
未有文字口相傳前言往行存而不忘拾遺禪田
河禮之言著于載籍古事而文字之傳不知在何時

文字辯

大江匡房著菅崎宮記僧喬然學於宋國卜部懷賢

釋日本紀皆曰傳漢字昉于應神天皇時也吾意恐

不然史稱應神天皇十五年百濟王遣阿直岐貢

良馬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天皇問阿直岐有博士

勝汝者耶對曰有五仁者即徵之太子師王仁莫不

通達焉若前此無文字則何得傳經典無經典則何

得讀之太子雖明敏何處能通達焉吾聞上古之時

未有文字口相傳前言往行存而不忘拾遺禪田

河禮之言著于載籍古事而文字之傳不知在何時

也。雖彼我殊域，大海為限，遠隔操舟，往來貿易者，自古有之。論衡曰：周時倭人貢莞州，又曰：成王時倭人貢暢。我既往，彼亦來，其勢不能無通言語，知文字者，徐福、秦方士，其來在始皇未焚書前，所携典籍或多矣。所率男女三千，豈無一二識字者耶？功滿，始皇曾孫也，其投化在仲哀天皇八年，居八十年，生子育孫，及應神天皇，馭世其孫弓月歸國，率百二十七縣人民來。姓氏蓋識字者，蓋多。故召博士教太子，非始傳文字也，明矣。凡物傳於異域者，皆由民間及君子，故無錄其始者也。如今西洋諸器技術，亦不能知其初也。況於古之事乎。

孔子曰：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吾雖不敢請事斯語矣。

文政四年辛巳冬十二月

小宮山昌秀稿

書好惡不一論後

右好惡不一論。藏在此君堂文庫。桑名儒和角維幹
以下議保建大記書長田忠誅源義朝也。辛巳之夏
不雨數旬炎暑如灼。翠軒先生納涼北牕之下。長日
無事。以此書授二三子。試言其可否。今按雖其言不
一要之。不過謂忠臣而裁君矣。君知忠臣不臣義
朝。則具議不改而破矣。平治物語之為書。不知何人
所著。或曰葉室具成書在源賴朝執兵權之後。故其
言為源家之地者多矣。如義朝之死。欲護其短而不
能歸忠於忠臣矣。後人不察焉。致紛紜之議耳。保平

之戰東兵多屬義朝而忠家父子不在其中及義朝

敗走平賀四郎問其所往義朝曰我欲之野間藉兵

甲於忠家而東矣四郎曰長田者富人也然其人見

勢不必容敗將義朝曰政清妻其女何疑即投焉此

言固足知不匹義朝而猶書曰忠家討相傳之主故

讀君以為忠家臣而裁焉然當時曰主從者異於君

臣古之盛時天下皆郡縣富兵收農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故有幸則命將徵祭所謂軍團之設焉是也及

後世衣纓家賜莊園則命主人掌之世呼曰莊司如

忠家即是也子景家稱先生先生帶刀長也子帶王

雖未詳東海莊何人所賜也

官父為陪臣者未之有也源賴義義家父子為將誅

不廷其威武有服人者故兵多從之自義家為相摸

守在錄倉兵益親比武相豪族或如臣僕終呼曰主

從其實非君臣也忠致尾張人具先之於源家一旦

屬麾下或有之故曲筆謂之相傳主而伊東政春謂

義家討十五國尾張在其域中忠致為之臣無疑矣

其言出於免園冊子不足據也為義父子誇大其言

猶不過以八國家人為言義朝敗北與數人走尾張

無一二臣民迎之者可見其非討賊也吾聞有紫之

奪衣者未聞有皂之混白者政春雖僻不能彊辯之

不為義朝之臣可見矣

嗚呼亂臣賊子王法所不容人不得而誅之制大噓
人有得而殺之者有寧而捕之者人喜其除之則不
問其情與否矣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孟子
有言曰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况義朝不之君忠
宗不之臣乎

沅謙坂塲君墓碑銘并序

君之壯也就予問字故屢來叩予廬論及古今成

敗則未嘗不擊節慷慨也蓋君之志在進盡忠誠

疾惡如仇為吏不擇見知沉淪彌年既而以與力屬所

奉行猶無未得志及予掌治民之事引為寮佐

君忻然就職始見雖末連將展驥足於是當路者初

知君可用而潛秩進階以勵其意文公特召親

諭勸勉君益感激思報恩樹植良材闢墾荒田東

西奔走日夜苦心知無不為詢譴頻起不敢顧其

身銳志欲立功於是雖不善君者皆謂其精勤非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所能及也。尊嚴奉行，更轉晉請奉行進班代官。
君膏憂國家之財用，百方經紀，欲補其不足，而身
居卑官，不能遂其志。至是會大營作，^有中事君自
任其事，入山取材，課匠督工，拮据勞思，及竣功，比
先時營作，計較之減用者，至教萬金。於是屢賞賜
金銀，授祿一百石。君慮後之為吏者不熟事故，徒
耗損國用，著秘錄六冊述身所經驗，示大要。其
用意深切如此。文政二年，疾風，請老家居，自號流
謙。以明年三月四日沒，年七十一歲。葬改戶原男
時敏，以狀請銘其墓。按狀，君姓藤原，其先坂場大

乙卯年

以下

學助宗時，伊豆元宮人。方源賴朝執兵權，事之食相。
模三浦鄉云，其後裔。死後，者仕秋田城介實季及實
季有罪，處流，退居常陸茨城郡若宮村，即君六世祖
也。考治時，稱太衛門，妣篠原氏，生三男。君其季也。諱
惠時，字由之，稱興藏，娶川又氏，生男政英，稱重三郎。
先沒，繼娶栗原氏，生時敏，字公務，稱彦助。為君之後，
襲其祿，女嫁佐谷信成，為人伉勁，不苟屈奉公，不辭廿一
勞，御下頗嚴，祭新攝伏不少貸，故其下畏服之無敢
違者。銘曰：
節用有費，維子勤矣。開畝樹桑，誰能謗訾。我為我爾

青爾

小宮山昌秀 磯
子時敏 建五

乃亨
乃乃乃乃乃
乃乃乃乃乃

故逢原堂岡野君墓誌

君諱行從字子言稱莊五郎考諱行朋妣小泉氏世仕水戶君為郡奉行掌治民之事十有九年賞其績進班留守居物頭尋命君側通事之職文政三年庚辰九月五日病沒年四十六歲有四男四女男稱辰次郎次辰三郎並幼一女適寬政幹一女未笄餘皆夭是月八日葬酒門原君蚤喪父事母孝篤學好善遍交知名之士逢原書畫之癖聞于四方而天不假年中道而殞惜哉

友人小宮山昌秀誌

予幼從先人過郭門管籥之音
洋洋乎中壘耳先人指甲冑曰此
山野邊大夫所居也家嗣扶搖
君好古學善詩賦是肄業及乎
此者矣後數年往來者嘖嘖喧
傳扶搖君薛家婦奔山野邊氏

五郎次已之吉女嫁城所信美姫婿小宮山昌重談

家臣僉請其子執負君為主而
勢有不可者而不果執負君時
年過志學美秀而有文臣或衆
惜焉是皆予童年所耳聞也距
今殆五十年矣今茲南來文人
東游海潮熟問其人乃執負君
也初扶搖君以佐伯侯庶子來

嗣山野遼氏及其還教員君從
之亦出嗣瀨川氏邦安藩守端
笏立朝周旋樞密間數十年未
嘗有廢事年老致仕優游自適
始多暇日是以遠來養病寧暇
訪一二故舊也嗚呼世險薄無
行之徒少之聲居長外必龍龍

友之無良而對面雲泥亦已甚
矣况有百貴而懷故舊子至余
駕如君者乎始修五十年前所
傳書讀之惜君有故交予深感
其厚詎欲待以高贄往謁而予
固執詩逡巡之間失期君既西
歸徒益進悔想思耳頃日石川

公勤輯其族寓中詩數十篇名
曰東海唱和使予題其首即錄
焉者所聞遂之如其詩公字銀
句鍊不敢苟一語和者僅三人
益見其調高也在昔歿于郭中
五至其陽春白雪和者甚夥美
予於是為知其信然也哉

文政五年^{辛巳}春二月朔

水戸小宮山昌秀撰

新五衛門北河原君墓誌

君諱景觀、水戸世臣、父景茂、稱林衛門、母大井氏、君
職爲大畜、文政四年辛巳十二月十四日、先父没、年
五十歲、葬于吾田村清巖寺、君不娶、妾大岡氏生二
男一女、長景吾、稱惣吉、次景英、稱新三、女未嫁、

清兵衛小宅君之墓誌

君諱名初、水戸世臣、職爲金奉行、考諱可教、號桐鼠、
妣神戶氏、文政四年辛巳十二月十七日没、年六十
五歲、葬于坂戸原、長子直稱新藏、先没、次成親、稱辰
五郎、次已之吉、女嫁城所信美、姪婿小宮山昌秀、誌

常陸行方郡玉造濱村有民曰弥作天性純篤事母至孝家無田產傭力僅給寒夜無衣衾弥作憂母苦寒脫已所着襲之母亦知弥作無衣不肯着之相讓再三弥作終逆母命先暫受之窺其熟眠而竊覆之防擁百方終夜不寤至寒或使母臥爐傍燒火煖之每其差役出傭夙起懇託近隣曰今日吾出顧可遲歸請時顧母而後見母而出母必自搏飯而與之以當午餐弥作受懷之勞疲終日不敢自食及歸家出之懷中致母飢臨出田畝母或頭痛則罷不出使母

枕已膝、按頭撫額、晝夜不離側、待母復常而後出、母
又有思魚味之色、則弥作拋擲家事、行赴水際、自捕
魚、或拾田螺、調味而供之、凡其平日飲食所進、母
皆欲精、而自喫者不厭粗、母時詣佛寺、遊村里、則弥
作必自負、以慰其意、弥作及四十歲、而未有妻、母常
勸娶、弥作辭謝曰、吾素貧窶、水菽之奉、猶不能供、
胡然娶妻、為遂不肯、為篤行有年、邑民服之、郡吏感
之、延寶二年、水戶公在藩、南巡過此、聽其事、嘆
賞不已、辱召見於馬前、賜黃金若干、以勵之、弥作感
恩之、辱弥作弥謹、隣里鄉黨皆稱其孝、以為邦家之

美談、孝養遂老、後六年、母終、天年、里民相議、以其餘
金買田娶妻、以編農戶、弥作今年六十歲、見猶在矣、
贊曰、弥作弥作、一介貧兒、為瀟致力、勵孝不衰、斯歟
于懷、捕魚于川、脫衣禦寒、通宵不眠、吳孟之志、王祥之
心、昔人得金、今又賜金、感于邦家、不可掩、誠孰致伊
祉、昊天曰明、

石孝子弥作傳、中村良直所撰也、在昔 義公賞
其孝、予自賜黃金也、民至今嘖、傳其事、里正大
場、伊衛門、憫弥作無後也、請建碑記之、予即以良
直舊稿勒石、嗚呼、弥作死、距今既百年、其骨既朽、

其名益顯。公之德入民心者久而彌深。何啻日
棠之遺愛而已哉。

不果別有墓表

小宮山昌秀識

孝子弥作墓表

予嘗承乏治民。嘗聞玉造。演民談孝子弥作事。
益知義公仁澤入民之深也。盖弥作細民無田產。
父死。母病。甕不能立。弥作佃田傭作。僅養之日。事未
報。躬負母往田。擇便所居之。一鋤一話。輟畔有視容。
色和愉。供茶食慰藉之。母常歎。養不厭。奉養竭其意。
毋好酒。躬捕魚蝦。勸其飲。母信佛。身負之。詣寺觀新
福。又與訪隣舍。絮話移刻。寒夜既衣。襲母。母不受。及
其熟睡。竊掩之。凡先意承色。母之所欲。毫釐不差。母
病則枕已膝。抑搔扶掖。不敢懈。偶有公事。差役則

縣托隣人而出母搏飯與之飢尚不食持歸羞母弥
作年四十母命娶不肯曰貧不能養母何妻之娶如
此者十年如一日也人未嘗睹其厭倦不平之色母
是以豫樂忘其貧延寶二年義公巡視封疆召見
弥作手掬黃金賜之曰是天賜汝也以養母焉又命
村吏買田授弥作編農戶云而弥作無後田今為他
有里正大場伊衛門閥其如此求其疎屬為之後復
還其田碑其墓請予表之予未果而去職伊衛門文
未請如初弥作死距今百有餘年其骨既朽而其名
益顯於戲義公天縱英邁表旌孝子以勵風俗民

至今稱之不容口終為孝子立其後碑其墓何啻月
常之遺愛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弥作之謂也
文政五年壬午春二月水戶小宮山昌秀撰文并書

玉造濱里正大場伊衛門建

蕭軒野中君碑陰

君諱重亨其先遠江人考諱董雄妣鮑澤氏六世祖
重政以來世稱三五郎重政味方原之役從

東照宮有功高祖反重來仁水戶君幼而失怙入寄
合組賜父祿三百石及長文公擢用累遷歷用人
若年寄為老中後轉大寄合頭前後增祿至一千石
及其致仕文公賜號蕭軒以文政三年庚辰三月
二十日沒年七十六歲葬茨城郡古宿村常照寺中
君娶宇都宮意綱女生四男三女長重同承家襲其
祿次重中出嗣淺利定正昌稱九左衛門次重備為白

井象胤所養稱源三郎。次重芳亦出嗣大森信之稱源四郎。長女嫁伊藤友保。次適山本貴近。其季朱筭。安並先歿。君容貌端嚴。勤履有節。人望而畏之。自為若年寄至老中。居安治。凡二十有六年。未嘗有廢事。世稱其才敏。稱職。年未至耳順。告老家居。優游以卒。咸亨同。今見為大番頭。其餘三弟皆已任職。棟等聯美。世又稱其或苟非君有積善。則何能其餘慶如此哉。寺僧為法諡曰顯樹院藏翁紹琪。

文政五年壬午春二月

小宮山昌秀

藤田順正撰并書

昌秀

孝子重同建

倭說

二儀剖判。昭萬象於貞觀。奠海嶽於恒久。有神人出其間。生々化育。兆民盈於寰宇。是即東方發生之處。人多壽長。故名曰虛空。見日本國其地則五穀豐登。故又名曰豐葦原。瑞穗國。史所載昭々焉。而漢人呼曰倭。曰倭奴者何也。按字書。倭為魁。切音煨。倭遲回遠之貌。蓋其初通于彼也。航程萬里。海路嶮惡。未嘗知風帆所嚮。倭遲回遠而至。故漢人取以爲名也。或亦通矮。矮。矮人也。故唐書有惡倭名。更號日本之說也。人焉有以可惡之字名國者耶。又焉有以奴自居

有邪。天不願覆地，不偏載。而漢人特自矜大，稱中華，未知外邦風俗有美於彼者。宋史曰：太宗聞本朝世息曰：此古之道也。廣見聞錄曰：日本國市價不貳，道不拾遺，女不淫，亂何風之淳也。不似中國市井多欺偽。彼呼我為東夷，則我亦稱彼為西戎。猶彼番宋，以女之時，北人詆南為島夷，南人指北為索當也。徒以卑至陋，非可哂之甚哉。蓋古之時，未嘗通使於彼，其有聘使，昉於隋時也。先是周漢既有倭人來貢之文者，皆邊氓貪鄙名者所為也。何則？後漢書曰：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倭國之極南界也。可見非朝廷所遣也。後又混倭國倭奴國為一者，又益訛矣。唐書曰：倭國者，魏志曰：倭人舊百餘國。漢時有朝古倭奴國也。

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按古者國造縣主，各如諸侯國。故曰百餘國也。所通三十國，何其多矣。又可見非朝廷所命也。按史：推古天皇時，始遣使於隋。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又曰：東天皇白西皇帝。文武天皇遣粟田真人於唐，彼人見其容儀端正，曰：亟聞海東有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觀使人，豈不信乎？蓋彼人始見朝廷使人，非貪商假名者，形質矮陋，呼倭稱倭奴之比也。故其言如此。在昔聖教不行，孔子有淳海之歎，以君子居之，證焉。聖言廣大，無有內外。非後人惡言呼倭奴之比也。後

之學者不苟察其常言月心稱倭曰倭訓曰倭名曰倭物之類不一而足矣何其訛之甚耶故今諱之爲之言余豈好辯乎不得已也

文政
壬午春二月

賀小宮山君藤田君同日昇進

杉山策

侯家駿馬本如雲
惠養由來天下聞
此日長楸成列
裡騰驤共是五花文

其二

楚山連壁獻君時
迨上同輝誰亦疑
不獨當年和氏識
國珍能過階戾知

右載逢原堂筆記事在寬政辛亥歲贈予者罹災
鳥有矢
考識

烏有矢

考識

而不去散處四方而其所在風土雖殊撫之以德使各得其所也

先王德化之所覃及可謂遠矣自此厥后諸蕃子孫姦猾之民偽稱高貴之姓大污神明之冒萬姓終紘涇渭混流世俗莫之能辨當是之時為多親王作姓氏錄臚別三等自異域來居諸國者總稱謂之蕃別也今斯編也廣搜古今之書籍悉正氏族之出自開卷瞭然最為精詳此其所以尊崇神胤而甄別蕃夷也先王之志蓋在斯乎故為必其後而還其葉

文化十二年乙亥十一月

塢孫父子

西陲外小語

楓軒記

大凡草木之榮於晚節者林則有桂有楓叢則有蘭有菊々之芳蘭之秀所謂花之隱逸者而非顯榮者也若夫桂華有清遠之芳而其葉冬夏不更色楓脂亦有香而其葉爛燦之美殊為霜葉之最我邦謂楓為紅葉猶蜀土謂海棠為花也故有松柏之質而有蘭菊之氣者桂也有磊砢之節而有畫錦之榮者楓也且夫楓與桂同訓而陰陽異目則非同其類者而何也然則月中之桂或謂之蟾蜍而楓亦或有蛙手之訓不亦宜乎易云無不有始能鮮有終唯君子取

晚節之榮而不取蚤發之英者蓋尚令終之義也。吳
聞小官山氏之先世為甲州武田家部將天正壬
午之敗內膳君友信殉主于天目山其忠勇義烈
史藉之所傳赫々於千載。楓軒先生乃祖桂軒
君承其裔胄生於右文之世著義氣於詞章芳聲遠
聞迺應

先君成公之聘拜彰考館學士馳翰振藻儕類推稱
官詞宗惜哉其未及展驥足而終世先考東湖
君尋領館務亦下壽罹痼疾遂不起先生孝性淳
篤其侍養扶持數年之勞非他人所及云以故先

生蚤歲入館國史校正之事職之由於是乎振起
乃祖君之遺風發早芳於筆鋒英氣魁於當局及局
卒其業先生之功居多總裁稱屢買其餘勇不是
先生之春榮乎越

文公分封內之治為十一廳簡擇人材充郡宰各臨
其廳以統其政令先生實為之選首也而其廳在
紅葉村南方闔境之治隸焉因自號曰楓軒傳言
村舊名持地嘗有大楓樹蔭映一村
先公賞覽之餘命改今名由設公館於此即建
廳之處是也當是時承平漸靡之弊靡鄉無之而南

郡中民殆有菜色紅葉以隣最為甚矣先生臨廳
未幾方南風解愠之時野火轉延燒紅葉村而廳亦
烏有鄙人有言災非寒涼之物燒而業益弘矣豈虛
哉爾來廿餘年政績啓兆於此以其竣再修之功其
景象物色大非舊觀之可以也寒村荒涼之狀一變
而夭々之色生於民是為紅葉一染之紅也於是
先生勦除舊弊與民更始而政令大行矣其部落無
貧富巨細戶籍竈煙歲加者莫不賴先生煦嘔吹
噓之德而嚮之所謂夭々者再染以為深紅色也
武公嘉之進爵加祿者數矣且

公以藩府游豫之目 秉輿臨其廳至此不啻紅葉
得其實并辱

公之賞覽不是 先生之秋榮乎今茲庚辰秋夏之
交 先生免職將去臨行吏民奉送者極多矣其仁
聲入人之深於是可知也 先生還第猶不改舊號
令是等記焉是意竊謂楓之時義大而且博上以承
之於 祖君下可以傳諸 令嗣夫 乃祖君業既
取桂為號與參編史之創業 先生繼其遺志而終
史之事與有力則其金聲玉振譬猶楓脂之香襲桂
華之遺芳而其業有晚節之榮也然則 先生之號

固將有取諸楓况有其紅葉之治又猶磊砢之節再
施諸大厦之用且及免其職也迥接武於曩祖君
以奉護衛之職猗與追遠讚述之孝寵光畫錦之美
爛燦乎恰如楓葉之曝於秋陽也加旃楓葉之大者
其岐十有餘若八九奚翅以之先生孫支衆多壽
亦充此數則他日必傳斯榮錦於令嗣裁制以成
斑斕衣不亦善乎初先生與學於延方村尋初建
聖廟盖有微旨也其餘治體政要深意之所寓非
所能蠡測也聊因管窺之所及以記焉
文政庚辰季冬之日 飯村湜謹識

楓軒記

一篇

楓軒記

凡楓之種不下數十品其葉雖有細大疎密之別然
賞之者以其深紅爛祭如錦也世人以紅葉為楓字
良有以也我藩之南部有紅葉村蓋曩昔多楓樹故
名焉其村連原塹之山川物產之利故其民貧而田
荒其旁近十有餘村亦多窶戶人口月散戶籍歲減
民殆有菜色有司稱難治之鄉寬政末

先君文公激勵政事廼舉

小宮山先生以宰之試

就土方而脩其職事

先生就郡也舉怠政起惰

農期年綱紀將振

文公善其法迺分郡於十一曹使各就其土方以治之
郡治之制至今依其制蓋先生為之唱首也而
先生治廳在紅葉村因自號楓軒矣先生在职
廿餘年養老育幼勸農興學凡利斯民者無不用心
焉於是令行禁止食給人足

上公嘉其功績爵祿數加今茲庚辰免職事進為留守
居物頭以歸府下歸則經營賜邸構成家宅而不易
其號云使好正記其事正不敏何足以言乎雖然已
辱命之請試言之凡萬木榮於春而枯於秋多矣唯
楓在霜風凋零之日其葉深紅爛然乎錦哉竊謂

先生之事業盛乎初成乎終可謂榮矣古語曰衣錦
歸鄉昔人有名堂者先生自取之歟嗟矣未足

以盡先生之榮也若夫取榮於一時夸耀鄉黨

以駭庸夫愚婦之耳目榮與時去名與骨朽蓋非

先生之志也昔羊祜鎮襄陽州人不能忘也今也

先生治南部視民猶子民之被澤久矣而先生

居在紅葉村民稱為楓君惟非民指稱之而已凡四

方識先生者稱之則先生雖去其職移其

居民將不能忘也楓軒之號安可已乎加之先

生著述富盈于笥篋皆有用之書也足以傳後而不

朽矣然則先生榮不在于彼而在于此也或曰
再雅云楓楸郭璞云楓樹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
而香然則我所謂者非彼所謂楓也世或以機杼充
紅葉今作楓非愚是何言也人既稱之我亦從稱之
探奇街才微以為知亦非先生之志也是為楓
軒記
文政三年庚辰冬月
友部好正謹撰



柳軒先生新第設尚齒宴以落
烏又以^退辱教下之末且久罹瘵
疾尋卜夜蒙延召嗚呼眷顧之
厚深堪感銘聊賦鄙懷奉謝
云。

高堂新第接城池尚齒

宴餘卜夜時堞上松嘶千

載綠水中龜。保万年嬉獻。
剛沐德。移三鼓。醉飽罄歡。
消百罹。盤味五和。
君子食。所逢侍飲充調飢。

飯村漫拜稿

楓軒先生與同志講易於新第九月十三
日亦在其定期於是講後有繼華宴
前已侍飲于仲秋又尋及于此是為幸
甚矣即綴五十六字奉謝云是日否及
同人二卦講了故詩中間用其經語

講罷同人夜宴披席間臭味月華移蹕眺
已過離群日言咲相逢適願時曾見茅茹

以其稟元知蘭契更无私色荒况又中行
德再翫良宵侍絳帷

此夜預宴者充搢紳家之所謂歌仙之
負而其所賦得之詩亦如月魄之未滿
殊欠二篇耳仍戲賦

勿論鄴下竹林賢負充歌仙豈羨仙自為
天人嬌羞滿尚謙月光餘魄損詩篇

飯村提艸

九月十三日讀易於
楓軒先生之宅此夜
賞繼華之辰與諸
君同賦余得東韻未
能成句會有一事故先
誌君而歸因賦謝
楓軒先生云

以其高

德再

此

負

殊

勿論

天人

高堂觀易罷簾畔

弄金風皓月浮雲

外歡談倚席中清

光涼耐掬縱飲興

何窮醜乏丁寬識

出間徒獨東

友即子云

羅漢寺中栽櫻之後幾二十餘

年去秋過于此則列樹鬱為林

春游可想即心約去矣今茲阻

風愆期春盡適會麗日從

楓軒先生而矚目殘花因短述寓意

曾識寺門殖櫻日負花養病

十餘年去秋心約今春賞僅

及殘紅未盡前

午後過寶藏寺

不俟昏鐘度晚霞開房盡日

飈殘花談餘講坐香煙斷布

以其為

德再壯

此

負

殊

勿論此

天人

地華多於兩華。

遂遊六藏寺。

三春徒爾去。茫然穀雨新晴。

立夏前。游樂人稀。山寺寂。殘

花却足慰殘年。

地藏堂前。揭少婦背面。襁抱

嬰兒。賽佛之圖。滿洒可愛。戲賦

休將背面擬妍媸。容止風情

各自知。欣忤幾人終不顧。歸依

佛界賽兒時。

飯村漫艸

